

梅家将
系列丛书

萧萍/著

祖母绿



SPM

出版
出版社



祖母绿

萧萍/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祖母绿 / 萧萍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6.6

(梅家将系列丛书)

ISBN 978-7-5405-9996-6

I. ①祖… II. ①萧…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4799号

出 版 人: 孙泽军

策划编辑: 翁 容 李粒子

责任编辑: 李碧梅 李粒子

责任技编: 许泽璇

封面设计: 高豪勇

封面绘图: 画儿晴天

祖母绿

ZUMULÜ

萧萍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890毫米×1240毫米

开 本: 32

印 张: 5.5

插 页: 4

字 数: 98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81537

序言

我们在一起

梅子涵

学生们现在纷纷当起了作家。

他们已经是一支队伍，虽然没有非常长，但是也不短，队伍的样子蛮好看。当然他们是分散走的，有各自的路途，“队伍”的意思是我眼睛的看见，我点数着他们：1，2，3，4，5……就恍然地点成漂亮的一排。

这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想象和设计的，是走着走着就成为这样的。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和他们，都是应当庆典的。非常奇怪，这一排的队伍，竟然从未凑齐着举过一次杯，杯里是红酒，干一下。所以，我们就在心里凑齐在一起，举一下：干杯！

透过这一杯红的透明，我们各自会有自己的看见。而我一直都看见和记住的是你们前后的走来，你们在那特别

年轻的日月里的幼稚、生疏、满眼蔚蓝心思的流连，你们想把喜欢的文学一把抱起，可是抱不动，轻声叹息，就把深深浅浅的脚印全踩在了独自的路上。三年，五年，十年，你们的“路上”都在这透明的红里，我看得见，或者我不全看得见，但是因为我也一直在路上，所以我知道应该为你们干杯！

这一杯透明的红颜色里，绵绵延延你们的一些年、我的很多年。我从原来头发全黑，到现在黑的已经很少，我们竟然都可以在写文学给小孩们阅读的生活里过得这么有耐心！那位有名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在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刊物上诉说，为什么一个聪明人不愿意为儿童写作，因为如果他被邀请参加作家文人的座谈会，他只有敬陪末座的份。可是我们宁愿在末位敬陪，还是坐着、写着，是因为我们很聪明地看见了它的上等、它的超验、它是多么的不计较，它的确是领着我们——我们领着儿童——在空中漫步，我们是最懂得动画片《雪人》里那个夜晚浪漫、走至天际的情形的，那个插曲里的英国男孩的歌也就是为我们这些聪明人唱的，我们听得懂，苏斯博士也听得懂，所以他写得出那样的美国儿童文学！

为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干杯。

你们都阅读过《万花筒》。那个小孩到木匠铺子里玩，老木匠指着刨光的木板上的纹路对他说木头生命的年轮和

人的生命的年轮。那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情节，读得我只想喊诗意万岁、文学万岁、依列娜万岁，那位作家的名字叫依列娜。他们让我们看见根本都不会去想的事情，让任何的不见踪影都可以动弹起来，飞舞而至，翩翩得很难再离开。我想到了我们的年轮：你们现在的年轻和我的不年轻，你们开始走来时的嫩气和我那时的朝气，因为我们同坐的那个很小的课堂，于是我们的年轮有几年竟然有了相连，呼吸的声音几乎也相连着彼此听见。

非常感激那个很小的课堂，感激你们走进来坐下，我坐在这头，你们坐在那头，我们都坐在一个很小的学科的四周。在中国的大学，大概只有那几个教授、那上百个硕士博士们知道这个很小课堂“末位”学科的很大，它的意义的铺天盖地。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力量巨大的方式告诉这个肤浅、不诗意的世界，我们的心里唯有安静，才可能这样地坐着、读着、说着、喜悦着、感动着、以为着自己的学业路途和生命田野是多么明亮和蓬勃。那个一年一年的小课堂和它的桌上、手上、嘴上、心里的童话书页的翻动和故事美声，我们的记忆就叠拢了，那个小课堂是我们相连的年轮的园子和土地，我们也为它干一杯。

我知道这个道理很久了：教授对学生的照耀和学生对教授的辉映一定是同时的，尤其是一个叫作儿童文学的小学科，偏偏有浪漫的学生坐在你面前，听你说一个人小时

候才会听的童话，不管你说得是不是好听，其实他也可以昏昏欲睡，但是仍旧很亲近地附和你，说出各自的感动和学理体会，给这个课堂，给了你的职业一片蔚蓝和鲜艳，你也因此蔚蓝、鲜艳，那么你能说这不也是他们对你的照耀对你的辉映吗？文学是我的太阳，学生也是我的光芒，所以，我要为这光芒干杯！

像这样的，我们的书放在一起出版，也是一排，成为集体，可能只会有这一次。我们会一起被放上书架。我很希望大家都能阅读你们，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小课堂的光荣。不过我们也还是都要继续努力，继续走着深深浅浅的脚印。我们喜爱的是一种伟大的文学，真正的蔚蓝总是十分高的，它在天空；真正的鲜艳总是接近纯粹的，最好不要有垢渍。我们都没有非常优秀，大多数的非天才都是要在文学的路上奋力很多年的，奋力了还可能只在半山腰，但是我们不能不奋力，因为我们在那个很小的课堂里看见的都是蔚蓝和鲜艳的书，我们是被它们激荡了而开始自己的文学行进的。眼高的人腿要争取有力量，夸夸地只会指点和批评毕竟不会让安徒生们看得起。眼睛高，腿也很有力气，那么就离蔚蓝近。为了接近蔚蓝而朝蔚蓝登去，这个答案和原因就是简单统一的，明确得不需要深奥。我们彼此争取吧，干一下杯！

从课堂到现在的共同书架，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一个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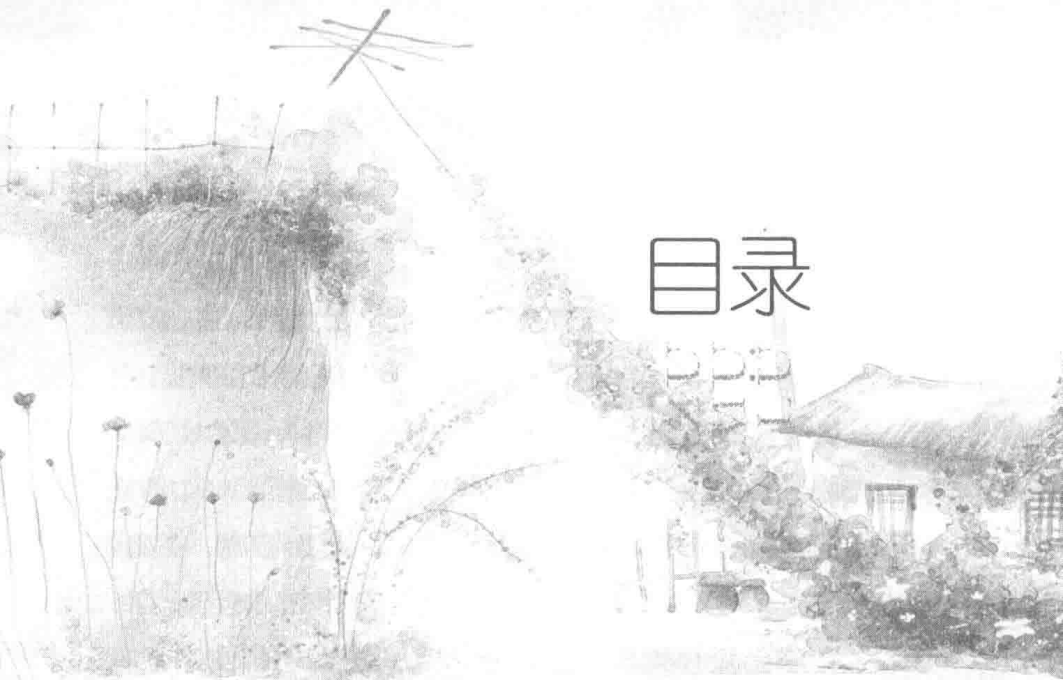
话的移动。我们在这个童话里。以后会有很多的白天和黑夜，很多的白天和黑夜我们仍在忙碌，但是我们的书在互相阅读，在说话。它们应当不会像安徒生的《识字课本》争吵起来，说哪个写得最好，因为它们都知道，写作着它们的人正在朝着新的高处走去，它们也许会指着说：“看，他（她）已经走到那儿了！”等到有一天我首先走不动了，停下了，那么我会第一个回到我的从前的面前，安静地再把你们的书一一阅读一遍，想着很多年前你们的各自走来，想着很多的情景和细节，泪流满面，笑容满面，那时我才会最后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学生，真好！

那时，我举不了杯了，那就请你们举吧，你们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你们中一定会有人说：“梅老师，我很想你！”我提前谢谢你们的想念。

这样一个童话般的书架和温暖的一排，有几个人可以得到呢？可是我们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给我们这个光荣的出版社，为亲爱的王清、翁容、编辑们干杯。他们也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书上有他们的名字。

2016年2月15日

已经是春天



目录

1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11	三只小猪噼哩啪
22	新年明信片
34	一寸的书与婚礼
56	祖母绿
81	男生女生不可不说的那些事儿
105	青艾之间
131	决战蚂蚁城
160	梅老师和我：碎念与旧文

维也纳森林的 故事

“山羊”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种城墙砖式的录音机是很时兴的，我们那个城市正流行一种日本产的叫“三洋”的牌子，而我一直以为是写作“山羊”的。是那种黑灰色的外壳，有提手，简单的有一只或两只喇叭的样式。那时人们普遍并不富裕，有这样一只“山羊”，算是奢侈的了。

我也曾在家说到过这只“山羊”，说到它和收音机放出来的声音是多么不一样，说到它可以放出的英语磁带。家里条件并不太好，我也并没有拥有它的奢望，但也许是那种羡慕和憧憬非常自然而强烈吧，爸妈常常认真而沉默地听着，然后再互相看一眼。

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台黑灰色的机器，是那种简单的一只喇叭的式样，正是我要的“山羊”！它是半新的，是妈从同事那里转手买来的，两百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从此它就属于我了，那只“山羊”，我用大大的粉红色手帕轻轻盖在它的身上。

上地理课时我给坐在后面的杉写了张字条：放学后去我家，听磁带！我故意在后面三个字底下加上了黑点。

和杉回家的时候是黄昏，我们把车子骑得飞快，傍晚的夕阳和风从我们的耳边哗哗流过去。等我们把自行车靠在那棵大大的梧桐树下，就开始狂奔上楼。

和妈乱点了一下头，我就迫不及待地关上里屋的房门，插上门闩，哗地揭去粉红色的手帕。“山羊！”杉尖叫起来，她声音里久久不散的惊喜让我多么得意啊！我从桌子上拿起那盘有马头的空白带推进磁带盒，迅速按下键。“哈哈！”我故意放声大笑了几声，红灯在闪。杉愣了一下，但马上反应过来，按住键。我们将磁带倒回来，听见一个尖声的有些做作的笑声。哈！那是你！杉笑了起来。我也愣了一下，那种喜悦快要爆炸出来，得意得有些尖锐的笑声就是我吗？真不可思议！

杉也兴奋得要命，她嚷嚷着要立刻唱歌。我把磁带倒回来，并让她站得离录音机近一点，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

控制机子。磁带转动的沙沙声传了出来，杉只尖声唱了一句：“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就哑了。我赶紧按下键说，怎么了，杉？她说，我还没想好唱什么呢。我说，你唱那首《我们的田野》吧，那首你唱得特别好，声音可尖呢！杉就开始唱，我仍然小心翼翼地掌握键。磁带缓慢地转动着，发出细微的声音，左上角红色的灯一闪一闪，让人感到我们声音的存在和巨大。

杉只唱了一段就停下来了。我急忙按下键，哗地倒回数码显示的00。啊！果然是杉的声音，尖尖的女声带点紧张的颤音，怪好玩的。杉说，不像不像。我说，像像，蛮好听的。杉于是又唱了几首，这下好多了。杉放开唱还是挺好听的，怪不得袁老师让她领唱。等到我唱时，杉还嫌我唱得太轻，像蚊子叫。杉说，你放开唱嘛，站直一点，把两只手捧在胸前，就这样唱。她示范站成丁字步。于是我们就一起唱，两只手捧在胸前，站成丁字步。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雪花》《外婆的澎湖湾》《天仙配》，还轮流报幕，报错了就愣一下，然后故意放声大笑，嘎嘎嘎，震得红灯一个劲儿地闪。

我们还朗读英语课文，我是麦琪，杉是吉姆。我们拼命地模仿老外的语调和神态，结果反倒有些不像，古里古怪的。后来我们又学电影对白，学《追捕》里的那一段话：

“高仓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了。跳吧，只要跨出这一步，

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我蒙脸哈哈大笑，杉也蒙脸大笑。我们学狐狸说话，学小猪打鼾，学电影《黑三角》里那个老太婆说：“猫头鹰，他飞了！”“飞”字的声调是很难学的，录了好几次都不像，主要是老太婆的语调不好掌握，最后还是杉学得像，她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歹毒阴险。

那天我们玩得特别开心，夕阳从纱窗透进来射在对面的墙上，我们的脸就沉浸在这种蜜色的黄昏里，空气里仿佛也充满了笑声和喜悦。妈在厨房炒菜，她穿那件碎花的围裙，脸上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慈爱美丽的笑容。

“木马”

“木马”是随那只“山羊”一起搭过来的一盒空白磁带。磁带封面上有一个马头，且画面有点像木刻的感觉，我就叫它“木马”，它是我最初的伙伴。“木马”放出来的声音有些沙哑，使录的所有的歌都好像有一种陈年的忧伤，但音色绝对的好，磁带表面光滑如镜，用过很多年都仍然完好无损。

“木马”吃下很多歌。我唱的，别人唱的，也有说话的。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趁别人不注意录下他们的谈话，然后猛地大声放出来，叫他们吓一跳，我再哈哈地笑出声。

“木马”也录下了一些英语，大多是收音机里的，放出来有一种很磁化的新闻背景，那种流畅的美式发音在早晨的时候听来，有一种金属的感觉和微微的成就感。

“木马”也有卡壳的时候。那次正在放音乐，忽然卡住。我一点一点把磁带从机子里抽出来，上面满是折痕，我心疼得要命。别人说用温开水可以将它烫平，我不相信也不敢试，只是耐心地一点一点将磁带抽出来再慢慢卷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有时会花去我半个下午的时间。

“木马”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是很私密的。我把它锁在抽屉里，不拿出来。因为上面录了一些我想说却又无法说给别人听的话，是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女孩有没有过这种自我陶醉的时期，一个人关上房门，拉上粉色的窗帘，打开录音机，和自己说话。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随便说，然后再放出来听。那是和日记不相同的另一种感觉，那种声音和磁带转动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像是漂在一个湖面上，下午的阳光会变得恍惚起来，有一种隐秘的划桨的声音。

最秘密的是让“木马”录下一封我写给一个叫运的男孩子的信。信自然是没有什么的，只是讲到教我们语文的胖老师怎么在菜场里和小贩讨价还价，说他的声音真洪亮啊，像朗读课文一样；然后说到教室门前那些杉树，我说，你注意到那些杉树没有？它们像火炬一样红，太阳出来的

时候像有一种清朗的雾气；最后说到很喜欢看运戴那顶棕色的灯芯绒帽子。说到这里我的脸红了起来，一点一点红起来，声音小了下去，那些细切的谁也没法听清的声音，在屋子里静静地流淌着……

这在当时是天大的秘密了。录完后我自己偷偷听了两遍，然后唱一首《丢手绢》把它给抹掉了。

“木马”跟了我很久，直到花儿要去日本。

那时出国的人是很少的，花儿的外婆在日本。那是很热的一天，花儿来我家里说她过几天就走，护照都办好了。花儿说的时候竟有些沮丧，很好看的长睫毛垂下来。花儿的真名叫瞿晓晓，高年级和低年级的男生都暗地里评晓晓是校花，于是花儿也就这样慢慢叫开了。花儿就要去日本了，今后我们也许很难见面了。

我和花儿顺着堤边慢慢地走，这条路我们不知走了有多少遍，放学后我和花儿常常从这里去江边。花儿最喜欢打水漂，且打得好，她可以一口气打出五个来，可是能打五个水漂的花儿就要走了！

花儿那天没有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

晚上我从桌子抽屉里拿出“木马”，连听了三遍里面的歌和话，然后放在枕头底下。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精心录制了一盘新的“木马”。我在里面说：花儿，别忘记我们的声音。

我在大操场录下了晚风吹着柳树的声音和蟋蟀的叫声，我说，花儿，夜晚的大操场好美哦。那时我和花儿都住校，我们常常夜晚时跑出去散步，而早上却喜欢睡大大的懒觉。但这一次我给花儿录下了早晨广播操的声音，喊口令和升旗的声音；录下了宿舍里嬉戏打闹的声音，那种许多女孩子尖声而开心的笑；录下开水房哗哗的流水声音；我说，花儿，下一课我们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面两段是要背诵的……

学校西门外有一条小巷，小摊贩特别多，我和花儿常在那里。我们老是在看棉花糖的做法，看脚一踩，机器就飞速地转起来还嘶嘶地响，那一小勺一小勺的白糖变成了细如丝团如雾的棉花糖。一毛钱的棉花糖捧在手里，像云一样多，咬一口细丝丝的甜。还有冰糖葫芦，那种叫卖声才叫诱人，“冰糖……葫芦……嗨！”那种抑扬顿挫的叫卖声真是美妙绝伦，让人提着心尖儿总是走不动路。花儿就在我旁边站着，仰着脸看那些亮晶晶的果子。花儿说冰糖葫芦有一种麻酥酥的酸甜。

“木马”缓缓地转动着，忠实地记录下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我在那个拉琴的卖艺瞎老头那儿停住脚步。花儿喜欢听人拉琴，花儿说瞎老头的琴会说话，花儿常常将自己的零花钱悄悄丢进地上瞎老头前面那只缺了角的粗瓷碗里。花儿今后在遥远的国度里还能听到这样的琴声吗？

“木马”终于完成了录音。声音放出来有些吵，但非常真实，那些情景就像在身边一样，“木马”沉默而忠诚地记下了花儿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和她的伙伴，花儿她会忘吗？

我把“木马”和一把瓷的小梳子送给了花儿。我说，花儿，这是“木马”，我的宝贝，送给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它吧；还有这瓷器，小孙老师不是教了 china 吗？记住了吗？ china！

花儿抱着“木马”和梳子，拼命点头，两行泪水齐齐下来了。

维也纳森林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世界名曲》，在晚间八点多定时播出。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乐队演奏很多著名乐曲，画面也非常美丽动人，且有字幕介绍作者。我从这里慢慢认识了肖邦、格里格、德彪西这些大师。我非常喜欢这些乐曲，我多想录下它们啊。这个愿望在“山羊”到来后便成了现实。

我将倒好的空白带放入录音机内，插上电源，等待这个节目开始。因为没有内录线，所以只有外录——将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很大，几乎都震得耳朵发出嗡嗡的声音。门窗是全部关闭的，全家人不许说话和走动。我们就这样大气不敢出